

陈年往事

《新民晚报·上海珍档》选粹



上

全岳春◎编选

SHANGHAICHENNIANWANGSHI

海陈年往事

《新民晚报·上海珍档》选粹

样-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陈年往事:《新民晚报·上海珍档》选粹/全岳春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12

(上海书系)

ISBN 978-7-5326-2351-8

I. 上... II. 全... III. 上海市—地方史—史料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2128 号

责任编辑 刘大立 张晶晶
装帧设计 何香生
出版人 张晓敏

上海陈年往事

——《新民晚报·上海珍档》选粹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4.75 插页 1 字数 305 000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2351-8/K·470

定价:28.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2431119

序

● 全岳春

《新民晚报·夜光杯》作为知名的综合性副刊,重视文史类稿件是其特色之一。今天是历史的延续,了解历史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今天。出于这种考虑,《夜光杯》在注意刊发有关古代文化历史的稿件外,也注意刊发近现代的这类稿件,曾经辟有的“名流寻踪”、“上海珍档”等专栏,就体现了这种思路。现在的《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上海珍档》专版,既沿用了以前一个专栏的名称,也延续、扩展了《夜光杯》副刊有关近现代文史类作品的内涵。

《上海珍档》专版创刊于2004年5月23日,所刊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由于讲述的大多为近百年的事,年轻人感到好奇,年长者因亲身经历、听说过,或感到亲切,或打开了沉重的记忆大门,加上版面图文并茂,所以它一创刊便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编辑也经常收到读者来电来信,谈读后感受或指出不足,其情殷殷,令人感怀。

《上海珍档》是我和龚建星兄轮流编辑的,两人的版面风格有所不同。副刊部和报社的领导一开始就对此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由此,两种风格得以并存,并且都得到了读者的认可。现在,建星兄编辑的《上海珍档》选本已经出版,本书也告付梓。我想,广大读者和作者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

本书能够出版,还特别应提到管继平先生。我与管先生交往不多,他对出版本书所表现出来的热忱令人感动。正是通过他,我认识了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刘大立先生。借此机会,谨向管先生和作风严谨、为本书做了大量工作的刘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2007年9月

目录

- | | |
|----------------------------|-----|
| 序 | 全岳春 |
| 001 回眸黄浦江 | 朱少伟 |
| 006 肇嘉浜的变迁 | 秦维宪 |
| 011 砖街、弹街路、柏油马路及其他——上海马路史话 | 薛理勇 |
| 016 领跑时尚——近代上海交通工具之变迁 | 邢建榕 |
| 022 被誉为“全国人之聚点”的张园 | 张 伟 |
| 026 亦真亦幻丁香花园 | 王蔚秋 |
| 031 康有为在上海的旧居 | 秦维宪 |
| 036 宋公馆秘闻 | 秦维宪 |
| 040 老上海人如何度过炎夏溽暑? | 杨嘉祐 |
| 046 老上海风情：弄堂里的叫卖声 | 杨嘉祐 |
| 052 百年上海花事忙 | 杨嘉祐 |
| 057 斗蟋蟀：上海滩悠久的民俗图 | 秦维宪 |
| 062 形形色色的“洋泾浜语” | 薛理勇 |
| 067 《点石斋画报》里的“西洋镜” | 薛理勇 |
| 072 昔日的上海理发业 | 周庆华 |
| 077 上海的火柴业与“火柴大王” | 李涌金 |

- 082 上海酱园业的变迁 徐德培
- 088 [附]说一说“万春酱园” 徐子祥
- 089 曾获世博大奖的天厨味精 陈正卿
- 091 补碗匠、赏器店、篾竹担及其他 薛理勇
-
- 096 昔日的海派文学期刊 朱少伟
- 101 从巴黎到上海的“世界” 张 伟
- 106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图像新闻战 张 伟
- 112 昔日上海的一部生动影集 张 伟
- 117 一介书生的出版事业 张 伟
- 122 藏书票里的历史一角 张 伟
-
- 127 江山代有才人出 陈左高
- 133 老城隍庙豫园的楼匾楹联 王琪森
- 138 海派书画收藏的三次高潮及五大名家 王琪森
- 142 社会风情画,都市时尚梦 张 伟
- 147 影楼沧桑堪追忆——沪上早期照相馆散记 张 伟
-
- 152 回首“春柳”已百年 张 伟
- 158 早期的中国流行歌坛 张 伟
- 164 黎锦晖及其通俗歌舞剧 张 伟
- 169 国歌诞生的故事新探 岳 雯
- 174 为《义勇军进行曲》配器的人 张 伟
- 178 一张张唱片,一页页历史 张 伟
-
- 183 充满回味的银光幔影——上海老影院散记 张 伟
- 188 见证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老影刊掇拾 张 伟

193	民国电影第一刊	张 伟
199	上海：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领跑者”	金林祥
204	海派早期美术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王琪森
209	圣玛利亚女校与张爱玲早期习作	朱国明
212	上海近代体育运动的先驱圣约翰大学	张姚俊
214	一个世纪老人的传奇经历	解白桦
218	他保住了旧上海的档案——姜豪先生的传奇人生	秦维宪
223	党的奇兵黄淑仪	吴基民
226	申城第一个居民委员会	张 辰

回眸黄浦江

● 朱少伟

“母亲河”的变迁

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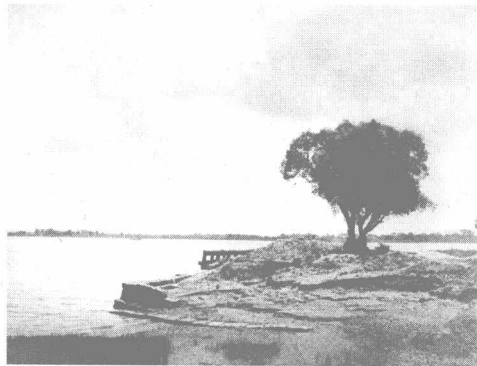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上海是吴地非常荒凉的乡村,因地势低,雨水一多就会发生涝灾。战国时楚国公子春申君黄歇封于此,他不辞辛劳带领大家开凿了一条直通长江的河道,从此两岸百姓安居乐业。人们对春申君黄歇很感激,便将这条河道称作黄浦江,或歇浦、春申浦、申江。

实际上,黄浦江的前身是东江。

古太湖通过“三江”泄水。东晋庾仲初的《扬都赋》注释:“今太湖东注为松江(按即吴淞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东北入海为娄江(按即浏河),东南入海为东江,与松江而三也。”东江上游为白岷湖群,中游为淀泖湖群,下游散成许多分支从东南入注杭州湾。到了南宋,由于筑塘岸、建堰闸,东江各出口相继被堵断,淀山湖和浙西来水只能从横潦泾往东流向闸港,一部分在此折北经上海浦(今黄浦江十六铺附近段和虹口港)汇进吴淞江。至此,今黄浦江上、中游呈现雏形。

“黄浦”之名,在南宋中期才见于著录。到淳祐十年(1250年),高子凤为西林(今浦东三林镇西)南积善教寺撰写的碑记称:“西林去邑不十里,东越黄浦,又东而汇北,所谓江浦之聚也。”这说明,今黄浦江闸港至三林镇西的一段,在当时已被叫作“黄浦”。至南宋末期,在同它相接的上海浦西岸正式设立一个新镇,并因近旁河道得名上海镇(今黄浦区老城厢)。

元初,上海镇升格为县,此时黄浦



□ 黄浦江畔

虽然仍是吴淞江的支流，“阔仅一矢之力”（约宽70米），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元史》说：“黄浦在县东，大海喉吭也。”

在明代，黄浦由于水势渐增，已被称作“大黄浦”。永乐二年（1404年），户部尚书夏原吉为治理苏松地区水患，拓浚了范家浜（今黄浦江外白渡桥至复兴岛段），使黄浦不必再经上海浦故道在今嘉兴路桥附近（即黄浦口）与吴淞江下游旧河道（今虬江路一线）合流，而可直达吴淞口。这样，今黄浦江下游也初步成形。

此后，黄浦由于畅通无阻，水量丰沛，在滔滔激流昼夜不停地冲刷下，河身越来越宽广，慢慢成为太湖泄水干道。到晚清，“黄浦秋涛”成了“沪城八景”之一，而且“黄浦江”的名称也开始出现。

黄浦江的形成，为上海港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2 高桥附近的“宝山”

在“黄浦夺淞”后，不知是出于对吴淞江的深情，还是因为叫顺了口，人们始终没有改称吴淞口为黄浦口。

随着进出的船舶不断增多，为了确保航运安全，吴淞口和长江口一带亟需醒目的导航标志。于是，在明代永乐九年（1411年），督办海运的平江伯陈瑄上疏明成祖朱棣，提出在此“立墩表识”，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翌年春，陈瑄调集数千人，在今黄浦江下游的高桥附近建起一座被誉为“宝山”



□ 永乐碑亭

的大型航标，并派专人驻守。明成祖朱棣立即以“御制”的名义为它树立了碑记，其中说：“今年春，乃命海运将士，相地之宜，筑土山焉，以为往来之望。其址东西各广百丈，南北如之，高三十余丈。上建烽墩，昼则举烟，夜则明火，海洋空阔，遥见千里。于是咸乐其便……皆称之为宝山。”“宝山”基部以巨木为桩，上垒大量石块和泥土而成，四周树林苍翠、花卉吐艳；顶巅不仅有设计巧妙的用于导航的烽墩，还造了观音殿、

龙王庙，春秋时节拾级而上的游人络绎不绝。

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多次从太仓刘家港启碇下西洋，都经过吴淞口出海，“宝山”也成为其大型船队的航标之一。王世贞的《宝山堡记》对“宝山”作了详细描述，并提到“中贵人和（按即郑和）等海舶之收启亦取标焉”。

“宝山”的“昼则举烟，夜则明火”，极大地方便了船舶出入黄浦江。《弘治上海志》记载：当时上海船商“乘潮汐上下浦，射贵贱购贸易，疾驶数十里如反复掌”。可惜的是，到万历十年（1582年）夏，由于海潮大溢，“宝山”被洪涛冲塌，但永乐碑幸运地得以保存下来。

清初，文人侯荣追忆这座我国沿海地区较早的著名航标时，曾吟出“土筑孤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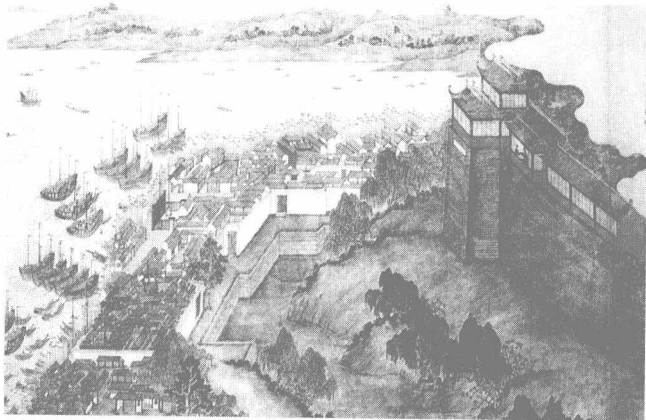
表识，舳舻弥望风帆收”的诗句。

如今，“宝山”一词作为上海北境的地名流传下来，而永乐碑则完好地矗立于浦东高桥中学的碑亭里。

商船会馆与轮船招商局

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由于上海“襟海带江”，为我国水路交通之要冲，翌年在这里设置江南海关（也称江海关）。《乾隆上海县志》记载：“自海关设立，凡远货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门外，舳舻相衔，帆樯比栉。”

为了“联络同乡、同业感情”，当时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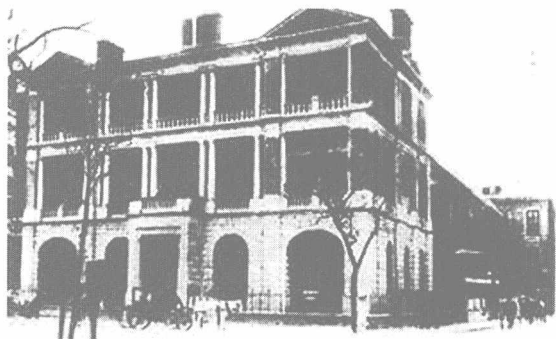


□ 昔日黄浦江帆樯林立

崇明、南通的本帮船商联合在黄浦江边“董家渡马家厂”（今会馆街）筹建商船会馆，并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基本竣工。商船会馆规模宏敞，有楼、台、殿、阁，飞檐高翘，金碧辉煌。商船会馆具有行业组织性质，日常事务“悉归号商管理”，并“立董事以总之”，负责调解同业纠纷、平均同业利润。那些阔气的船商除在这里议事和洽谈商务外，还常利用戏台酬神演剧。

在嘉庆年间，黄浦江边泊满沙船、乌船、宁船、卫船、江船等。其中，“以出崇明沙而得名”的沙船占一大半，聚集数量多达三千五百余艘，因而上海被称为“沙船之乡”。不少资本雄厚者常拥有沙船几十艘，雇用船工近千人。据称一艘载重80吨的沙船，每年投入约需三千两白银，而所获利润约为七千两白银，所以船商可算上海最富裕的阶层。此时，在船商们的解囊资助下，商船会馆进行大规模扩建，占地达二十亩，翻造了200平方米的双合式大殿、两层戏台和钟鼓楼等。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依据不平等条约强辟上海为通商口岸。随着愈来愈多的外国商船将无数滞销商品倾泻进来，将大量宝贵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搜括出口，民间航运业开始不景气。同治八年（1869年），恭亲王奕訢奏称：“上海沙船从前极旺，一经洋商装豆石，遂使数千只沙船尽行歇业，数百万家资的船户变为贫民，其舵工水手更无生计。”一些外国洋行为了把持航运权，陆续在上海开办轮船公司，实力最强的有美商旗昌轮船公司，英商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 清代轮船招商局

李鸿章见外国轮船公司大发横财，而民间航运业每况愈下难以适应漕运需要，便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采取“招商”形式，派人在离黄浦江不远的永安街筹办轮船招商公局。翌年更名轮船招商局，并在各地设立分局。后总局迁往黄浦滩路（今中山东一路）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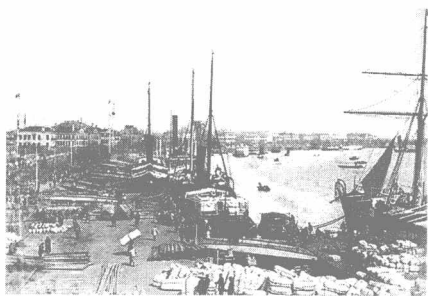
起初，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尚属顺利，据薛福成在光绪五

年（1879年）写的《筹洋刍议》称，该局已将航运业的利权收回约五分之三，并收入运费约二千万两。然而，这家我国最早的轮船航运企业很快就步履艰难，受到英美等国轮船公司的倾轧。

商船会馆存在两个多世纪，到民间航运业衰落的光绪年间还曾得到重修，而且天后神像被添加金冠，后来其旧址得以保存。轮船招商局则在光绪年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后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1932年被国民党政府接管。它们的盛衰，是昔日黄浦江航运的一个缩影。

名闻遐迩的十六铺

清代后期，上海县城厢内外曾被划分为若干铺，南市小东门外黄浦江沿岸属十六铺。此处早在十八世纪末就出现许多沙船商号的简陋踏步码头，后来陆续建成会馆码头、盐码头、竹行码头、王家码头、万裕码头、公义码头等货运码头，附近所筑的信泰码头街、生义码头街、赖义码头街、丰记码头街、油车码头街、新码头街等也都因码头得名。这里船舶常停泊得密无隙地，如王韬的《瀛孺杂志》谈及：“元夜，万艘齐灯，寻丈桅樯高出水面，恍如晴霄星斗，回映波心，上下一边，诚巨观也。”



□ 1891年的上海港

由于十六铺一带码头集中，是重要的水上门户，所以它一度成为上海港的代名词。从这里通往各地的航线，早在开埠前就已十分活跃。

从黄浦江出长江口迤北，为最繁忙的北洋航线，连接天津、牛庄（今营口）、芝罘（今烟台）等港口。这条航线上多暗沙、浅滩，行驶的主要是底平、吃水浅的沙船。由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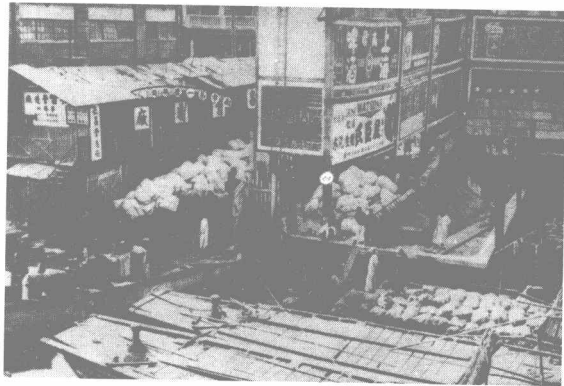
赴北方贸易的沙船,如初夏起航,一年可往返一次;三月启碇,则可往返两次;正月出发,即可往返三至四次。每次快则六至八天,慢则月余,便可抵达北方港口。每年经北洋航线进出上海的船舶估计超过一万四千艘次。行驶北洋航线的船舶,主要是将聚集在上海的棉布运销东北、天津等地,载回豆麦。

从黄浦江出长江口迤南,为重要的南洋航线,连接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的港口。这条航线上多岛屿、礁石,行驶的主要是底圆、吃水深的鸟船、宁船等。鸟船多航行福建一带,每年初夏到上海,来时常有数十艘;宁船多航行宁波一带,每年抵达上海约数百艘。行驶南洋航线的船舶,主要是把上海地区的棉花运销福建、广东一带,载回食糖和南货等。

另外,上海港还开辟了内河航线、长江航线,并有华侨船商经营的来往于申城与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地的远洋航线。

正因如此,《嘉庆上海县志》感叹:“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烦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

随着十六铺的名闻遐迩,上海港成为一个航运中心,南北货都在这里集散、转运。而随之发展起来的街市,又使该区片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如咸鱼、腌腊行多设于里、外咸瓜街,南货、海味行多设于洋行街(今阳朔路),水果批发行多设于今龙潭路,桐油、苎麻号多设于老太平弄和今中山南路,米豆行多设于豆市街,毛竹行多设于竹行街,棉花行多设于花衣街,银楼、皮货行多设于小东门口和今东门路。



□ 百业杂陈的十六铺码头

“十六铺”原先只是个笼统的泛称,直到解放初坐落于新开河至小东门黄浦江边的原金利源码头归属上海港务局,被改造成以客运为主的客货码头,定名“十六铺码头”,它才有了具体的含义。后来,经过扩建又成为全国最大的水陆客运枢纽。2004年12月,随着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的推进,这座有着一百四十多年历史的老码头终于功成身退,客运大楼被实施定向爆破,原址将建起世界一流的水上旅游中心,并可望成为二十一世纪上海港的一个新亮点。

现在,上海港已跃居世界第一大港。人们追昔抚今,不禁会更加感念黄浦江的卓越贡献。

(2007年)



肇嘉浜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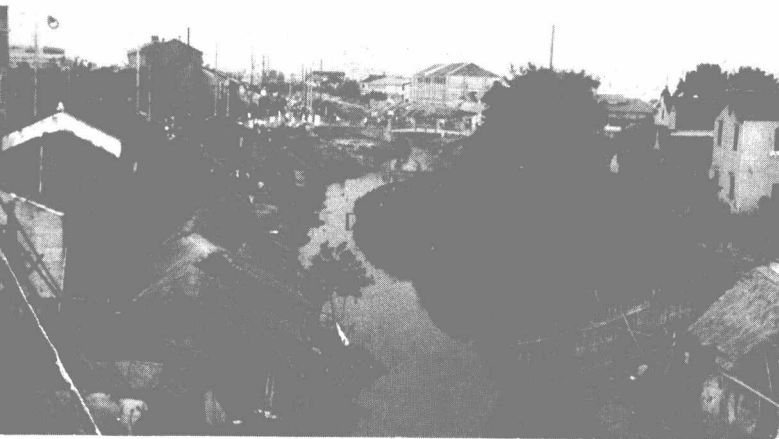
● 秦维宪

肇嘉浜：苦难中国的缩影

古代的肇嘉浜，曾是碧波荡漾的通航河道，宛若一条翡翠飘带，蜿蜒于上海滩。它东起朝宗门（今大东门）水门，黄浦江水由此入内，横亘全城，出仪凤门（今老西门）水门后南下，流至斜桥改为西行，直奔地处徐家汇的蒲汇塘，长达十余华里。两河交汇称蒲肇河，向西可通航至七宝、泗泾、佘山达松江县境。当时的肇嘉浜两岸，一派江南水乡风光。大地回春之际，市民驾着马车，经天钥桥去龙华踏青、观桃花，于悦耳的风铃声中，走进柳浪闻莺、农夫耕耘的恬静画面；金秋桂子飘香，游人坐上画舫，于桨声灯影里，欣赏农舍炊烟、渔歌唱晚……

自 1845 年起，英、法、美等国先后在上海强建租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太平

军李秀成部攻打上海，列强又找借口越界筑路，扩大势力范围。其中，法国殖民者沿肇嘉浜开设许多工厂，还将浜的北岸划为租界，在贝当路（今衡山路）、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一带建了大批花园洋房。然而，“法租界”没有污水管道系统、污水处理厂，法国殖民者及其奴仆为了自己的舒适和清洁，把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通过雨水管道，全部排放到肇嘉浜。同时，在兵荒马



□ 改造前的肇嘉浜，两岸尽是“滚地龙”，河中污水横流

乱的年头，大批难民流入上海，他们沿浜垒了简易窝棚和“滚地龙”（用竹子、油毡、草席搭成），向浜内倾倒生活垃圾。从此，肇嘉浜开始变脏、变臭、变黑。

至清末民初，肇嘉浜东段被填没，浜水从打浦桥处折入日晖港（今已填没，变成了瑞金南路）。我们通常所说的臭水浜，即指打浦桥至徐家汇这段小河道，实际上，它已成了“法租界”的界河。

1937年，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日本侵略军与中国军队激战之际，在肇嘉浜西段的徐家汇一带断浜截流，修筑战略公路。这样，一条活水河终于变成了死水浜，上海西南地区的自然河道系统被破坏殆尽。

1925年，法国殖民者在海格路（今华山路）南边尽头、徐家汇广场的圆草坪西边，筑了一个北欧式大碉堡（现已炸毁）。这个椭圆形的古堡，上下有八个大嘴巴似的洞穴，活像一个中世纪的灰色恶魔。他们派安南（越南）巡捕驻守，划定了“法租界”与中国地界的界点。土地的主人竟只能在铁丝网边开扇小门进出。每天清晨，法国侵略者挺胸凸肚，口叼雪茄，骑着高头大马，沿着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向南遛圈子。他们只要看见中国人在甬道上行走，便挥鞭猛抽，然后发出狂妄的浪笑。中国的流氓、地痞则沿岸分段筑垄，敲诈勒索过往船只。打浦桥角上有一个大茶馆，店老板是黄金荣的徒弟。在这个乌烟瘴气的流氓窝里，不知道演出过多少鱼肉贫民的恶作剧。

肇嘉浜两岸破烂不堪的棚户、“滚地龙”、“吊楼”（水上竹棚）、破船、桥洞窝棚里住着成千上万的贫民，其中有拾荒者、乞丐、黄包车夫、小摊贩、包身工、扞脚匠、淘旧货者、妓女、舞女等。黑臭的河水里漂着死小孩、死狗、死猫、死老鼠，令人望而生畏。盛夏，这个长达2.7公里的“露天化粪池”臭气熏天，蚊蝇成群；严冬，破棚里不时倒下冻饿而死的穷人，引得收尸车频频光顾……

2 陈毅：“哪有老百姓住污水沟的！”

1949年5月27日，苦难深重的大上海，终于获得了新生。

7月的一个黎明，旭日东升，绚烂的霞光照亮了苏醒的上海城。几辆吉普车悄然停在肇嘉浜沿岸，车里走出陈毅、市委常委李干成（主管城建）、市建委主任刘季平、副主任兼工务局（今市政工程局）局长赵祖康等。他们仔细地观察这条上海最大的臭水浜，缓缓走到打浦桥一隅。浜里袭来阵阵恶臭，窝棚内传出婴儿的啼哭。陈老总含着热泪，盯住浜里浮着垃圾的黑水、浜边的破烂屋子，深深地叹气。他宽阔的胸膛急剧地起伏，眼前这条臭水浜好像黑色的大蟒，正无情地爬过自己的胸膛。少顷，陈老总沉重地说：“我好难过呢，哪有老百姓住污水沟的！”

1951年，陈毅在市二届二次人代会上指出：“城市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首先为工人服务。”会后，陈毅在市政府大厦（今汉口路市劳动局）多次召集工务局领导研究改变旧上海贫困、肮脏、落后的面貌，希望搞一个上海市建设的总体规划。抗战胜利后，工务局局长赵祖康曾搞过一个规划，但很快被国民党发动的内战

击得粉碎。这次他和工务局副局长徐以枋专程从北京请来苏联著名城建专家莫辛，着手制订了新的上海发展蓝图，其中决定填没肇嘉浜，建成通车干道和街心花园。

同时，工务局也成立了城建规划小组，以局党委书记兼副局长徐鸣挂帅，率领高津浦、高河图等人赴实地考察。很快，规划小组制订了《城市建设五年计划》。初步投资二千二百亿（合新币二千二百万元），沿肇嘉浜埋设合流沟渠后将该浜填没。

② 奇迹：臭水浜变通衢大道

1954年，浩大的肇嘉浜工程正式上马。

工程前期，共拆除房屋23065平方米，拆迁工厂、作坊、住宅二千户，动迁居民八千人，无一“钉子户”。工务局先在漕溪路划出3万平方米土地，兴建两层楼的“漕溪新村”，后又在龙华营造一批平房，安排肇嘉浜两岸的劳动人民居住。

9月份，工务局选调第一批共四百多名青年工人，开赴肇嘉浜工地，成立了肇嘉浜工区。工务局党委任命高津浦出任总指挥兼党支部书记。高津浦1946年在苏北参

加新四军，以后在山东解放区搞公路、桥梁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国初曾主持了北站改造、人民广场花岗石大道工程。当时，他年方二十七岁，风华正茂，精力充沛。他们在高安路一片荒地上，搭了一个大草棚，整装待发。不久，局里又调来一千二百名工人，壮大了施工队伍。高津浦一上任，首先成立了以党、团



□ 参加肇嘉浜会战的部分工人

员为骨干，按工种特点组成的打桩、木工、电工、钢盘混凝土等青年突击队。具体施工，则实行区域管理工段制。第一段，从徐家汇到谨记桥；第二段，从谨记桥到太原路；第三段，从太原路到日晖港。1955年底，成立了肇嘉浜泵站工段，称第四段。

厉兵秣马已毕，高津浦和十几名党员干部，率领一千六百名“和尚团”战士，以猛虎下山之势，直扑肇嘉浜工地。

抽干恶臭的浜水，便全面铺开了艰巨的挖泥埋管工程。尽管每人一天平均挖8方土，已创造了奇迹，但挖泥的劳动量太大，非工区工人力所能及。高津浦认为，要加快进程，必须依靠社会力量的支持，采取挖干土填污泥的方法。

适逢许多大、中学校师生从报上看到改造肇嘉浜的消息后，纷纷来工区联系义务

劳动。高津浦大喜，立即指派专家和青年干部带领学生。每逢周末和星期天，同济、交大、华东师大、上海师院、外语学院的校长、教师率领学生，浩浩荡荡地开来了；南洋模范、徐汇、龙华等中学的师生也不甘落后，倾校出动……

苍凉的黄土一点一点地覆盖上肇嘉浜皱褶的胸脯。

填没淤泥后，工程进入打桩阶段，在长达3公里的浜底，要打下无数长20英尺的钢板桩。由于当时尚无打桩机，全靠人工。如果让一个人挥动12磅铁锤打桩，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打不深，影响施工质量。工程师庄煦堂经反复试验，设计了一个“拉辫子”方法，将一柄特制的50磅大铁锤串入木框架，然后十几个工人拉着粗长的麻绳，由班长喊口令，集体拉绳，锤砸钢桩。从早到晚，钢钎大锤奏响的英雄乐章不绝于耳。

打桩完毕，全线协同作战，在浜底做小泥沟管的基础和底部，用混凝土浇筑6米长、2.8米宽、1.9—2.8米高的巨型拱形管。施工期间，拌混凝土不能停，一天的定额非完成不可，否则，水泥结不了缝，会功败垂成。因此，工人们日以继夜，每天苦战十几小时。

当年，尚未发明“小太阳”灯，晚上照明除几盏电灯外，主要靠月亮和星星的自然光，管道里用的是煤油灯；也没有搅拌机，由人工调和混凝土。长龙似的工地上，工人们推着装满混凝土的独轮车，欢快地跑过十几道跳板，将混凝土推入浜底。工序临近路面时，工人们便排成一字长蛇阵，将混凝土装入畚箕，传入管道……

1956年元旦前后，肇嘉浜上的徐汇桥、天钥桥、谨记桥、东庙桥已被拆除。春节前夕，高津浦率领三十九班去“围剿”最坚固的枫林桥。

旷野里，朔风怒吼，宛如暴烈的雄狮竞相长啸。高津浦率先操起一柄大榔头，“咣，咣，咣——”向桥墩砸去。工人们遂分成梯队，轮番挥动大榔头。不一会，大伙就大汗淋漓，脱得只剩一件衬衣。整整一天，他们才将桥身切割成若干块T形梁。傍晚，工区派出增援部队，用几十根杠棒，硬是将这个庞然大物一截截搬掉了。

1956年夏，顺利地完成了工程填浜战役。据统计，工人们一共从郊区运土15万立方。倘若用这些土堆在市中心，它可以垒成一座超过国际饭店两倍的高山！

1956年12月



□ 刚改造过的肇嘉浜，当时的人烟还十分稀少

25日下午,工人们完成了街心花园的最后冲刺,肇嘉浜工程全部竣工,一共种植了常绿乔木和灌木十三万九千五百八十六株。

四天后,上海市人委在这儿安上了第一批新路牌,正式命名为肇嘉浜路。至此,这条全长3000米、宽40米(以后扩展到63米)的大道正式通车,大道中间成了上海最大的街心花园。整个工程费时两年零三个月,提前九个月竣工,实际投资七百五十四万元,开创了市政建设史上的奇迹!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派牟森、钱厚祥专程赴上海拍摄改造肇嘉浜的纪录片。他们边拍边感叹:“这条臭水沟真比北京龙须沟长哩!”这部纪录片,现存中央档案馆。

1974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城建交流会上,中国代表介绍了改造肇嘉浜的施工过程。当各国代表看到肇嘉浜今昔对比的照片时,大为惊讶:“中国工人靠两只手,居然造出如此漂亮的大道,简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1999年,上海市政府又投资三亿多元,重新改造了肇嘉浜大道。如今,它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着四方的来客。

(2005年)



□ 今日肇嘉浜大道雄姿